

元史

卷一百五十八
之一百六十一

涵芬樓
影印

元史卷一百五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五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
其有王佐略楊惟中乃與之偕觀太宗歲乙未南伐詔
樞從惟中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
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
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
書辛丑賜金符爲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

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携家
來輝州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
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
錄程朱所註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
進學之序旣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在潛邸遣趙壁召
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及治道乃爲書數千言首陳二
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身
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
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
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

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賦穢塞而公進開定法律審刑獄
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
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
善良姦竄可得而舉刺閣徵歛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
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
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踰於文華重農桑
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
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
不知行營

闕

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

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

胡不得以子爲母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許以絕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祖旣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對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曰慮所不及者乃以聞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略

司於汴以圖宋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憲宗大封同
姓勅世祖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
土薄水淺烏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
海於是世祖願有關中王子夏從世祖征大理至曲先
腦兒之地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
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
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
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
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丙辰樞
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藍荅兒大爲鉤考

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
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
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
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
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
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世祖卽位立十道宣撫使以
樞使東平旣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
均賦役罷鐵官二年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
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事見許衡傳改大司農
樞奏曰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

聖公卒其子與族人爭求襲爵訟之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以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隸習且陛下閔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旣命洛土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材待聘風動四方之美王鏞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致崩壞皆從之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且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其與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及脩

條格成與丞相史天澤奏之帝深嘉納李壇謀叛帝問卿料何如對曰使壇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出下策初帝嘗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統果因壇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者樞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

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使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

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復移屋旣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怒爲釋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可十一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

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
深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
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
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
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
軍力不費矣又請禁宋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拜
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文獻樞天質
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
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卽謀必反復告之子
煒仕爲平章政事從子燧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

大家知名卒諡曰文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旣逃難岨嶮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

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
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
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
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
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
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
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
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
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
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

寢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
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卽以分諸族人
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
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也有果
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
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畊植又思
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
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
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
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

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曰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

書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分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